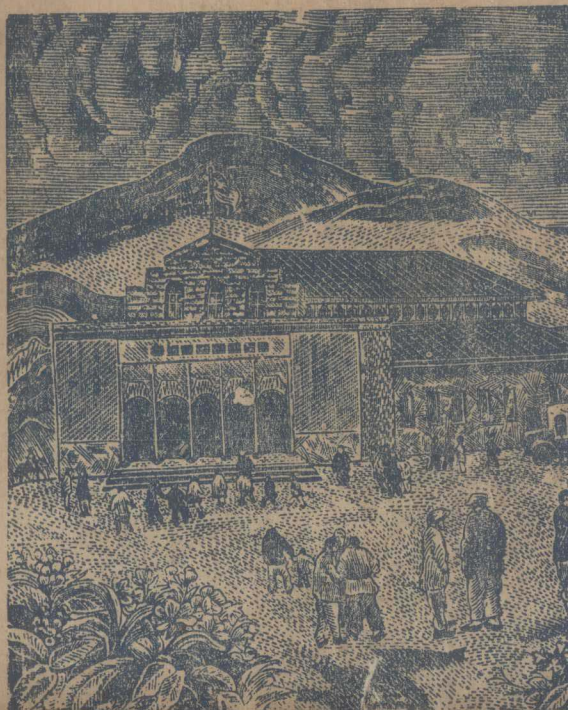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文叢之一

新告文亭選輯

丁玲等著

現代出版社刊行



現代文叢之一

報 告 文 學 選 輯

丁玲等

現代出版社

1946

現代文叢之一

報 告 文 學 選 輯

有 著 作 權 · 不 准 翻 印

著 者 丁 玲 等

出 版 現 代 出 版 社

經 售 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七 月 初 版

目次

陝北雜記.....一

突圍.....二三

預慶.....五〇

陝北雜記

到麻塔去

也許你會以爲我在扯謊，我告訴你我是在一條九曲十八灣的寂靜山溝裏行走。遍開的丁香，成團成片的掛在兩邊陡峻的山崖上，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。狼牙刺該是使刨梢的感到頭痛的吧，但它剛吐出嫩綠的葉，毫無拘束的伸着它的有刺的枝條，泰然的盤據在路的兩邊，雖不高大，却充滿了守護這山林的氣概。我聽到有不知名的小鳥在林子裏叫喚，我看見有野兔跳躍，我猜想在那看不見底黑洞洞的深邃的林子裏，該不知藏有多少種會使我吃驚的野獸，但我們的行程是新奇而愉快的。

這溝將走到什麼地方爲止呢？

快黃昏了，我們要去麻塔村該到了吧？

果然，在路上我們發現了新的牲口糞，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。不遠，我們便聽到了牲口的聲音，再轉過一個山坡，錯落的窖洞和柴草堆出現在眼前，已經有炊烟在這村莊上飄漾，幾隻狗跑出來朝我們狂吠。孩子們遠遠的站在樹底下好奇的呆呆的望着，而我們也不覺的呆呆注視這村莊了。它的周圍固然也有很寬廣的新開的土地，但上下左右仍殘留着一叢叢的密林，它是點綴在綠色裏面的一個整齊的小農村。它的窖洞分上中下三層，窖前的院子裏立着大樹，一棵，二棵，三棵，喜鵲的巢便築在那上邊。

忽然從窖上面轉出了一羣羊，沿着小路下來了，從那邊樹底下也趕出一羣羊，又繞到上邊去，攔羊的娃娃把鏟子使勁的拋着土塊，沙沙的響，只看見好幾個地方都是稀稀拉拉擠來擠去的羊羣，而留在欄裏的羊羔聽到了外面老羊的叫喚，便不停的咩咩的號叫充滿了山溝，於是大羊們更橫衝直撞的朝窄狹的門口直搶，夾雜着孩子們的叱罵。我們便也跟到羊欄邊去瞧着。那些羊羔在牠們母親的

腹底下直鑽，而鑽錯了的便被踢着，又咩咩的叫着跑去鑽到另外的羊底下去。

「嘿，今年羊羔下得倒不少，可就前個夜裏叫豹子咬死了幾個。」

回過頭來我們看見了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站在身後，瘦瘦的個子，微微有點僵僵，有一副高爾基的面型和鬚鬚，只是眼睛顯得灰白和無光，靜靜的望着擁擠在欄裏的羊羣。

「豹子？吃了你幾個羊羔？」

「嘿，豹子。今年的泥窪開荒的水，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。」

「哈……，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。」立刻我們感到這笑的不得當，於是便問道：「這是麻塔村麼？我們要找茆村長。」

「這搭就是，我就是村長，叫茆克萬，嘿，回來，回審裏來坐，同志！你們從鄉上來，走熬了吧。望兒媳婦！快燒水給同志喝。」

老村長

「說起有，記起有，邊區有個吳滿有，今年計劃兩犏牛，起雞叫，睡半夜，半夜起來拾糞料。叫兄弟，快快起，拾柴担水把牛喂，雞兒叫，狗兒咬，莊裏隣家聽見了，叫大夥，快快起，抬頭看，真早哩，急忙起來拿上衣，大夥一聽發脾氣，爲何吳滿有沒磕睡……」

誰在院子裏小聲唱着呢！我睜眼睛，窰裏還開是黑洞洞的，窗戶紙上透過一點點淡白。

「老村長！快起來！今天咱起在頭里了！哈……」這唱歌嗓子在窗外低低的喊着。

沒聽到回音時，他便又喊了：「老村長！老村長！」

「別叫喚了，他老早就起身了，咱們窰裏還盛得有同志呢。」睡在我身旁的村長婆姨從被窩裏把頭伸了出來，她的形體更使我感到像個小孩子。

「村長起身真早。」我輕輕問她。

「有時還早呢。上年紀了，沒有覺。本來還可多躺躺兒，不行，好操心末，天天都是不見亮就起身去催變工隊上山，他是隊長啦。同志，你多歇會兒，還早呢。」

「唱歌的是誰？誰教的？」

「是茆丕珍，誰，這還要教？茆丕珍是個快活人，會編，會唱，會說笑話，會吹管子，是個好勞動呢。變工隊的組長，不錯，好小伙子。」

我看不見她，但聽她的聲音，我猜想她一定又掛出一副澀羞的笑容，我對這老的殘廢婦人，心裏有些疼，便同她談起家常來。

這婆姨是個柳拐子，不知道是因為得了病才矮小下去還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得病了。她的四肢都伸不直，關節骨在瘦削的胳膊、手指、腿的地方都突的暴了出來，就像柳樹的節一樣。她的頭髮又黃又枯又稀少，不像是因為老了脫落的，像從來如此。她動作也不靈便，下地行走艱難，整天獨自坐在炕頭上擦鞋底，紡

線，很少人來找她拉話，但我覺得她非常怕寂寞，她歡迎有人跟她談，談話的時候，常常拿眼色來打量人，好像在求別人多坐一會兒。我同她談久了，不覺的就在她臉上慢慢捉住了一種與她皮膚，與她年齡完全不相調和的幼雅的表情。

「他是個好人，勤儉、忠厚：命可不濟，我跟他沒幾年就犯了病，又沒個兒花女花，一輩子受熬煎，望兒是撫養的孩子，十個月就抱了過來，咱天天喂米湯，拉到十七歲上了，望兒攔羊，他媳婦年時才娶過來，十四歲。貪玩，還是個娃娃家，頂不了什麼。」

睡在她背後的兒媳婦也翻了翻身子，我猜她又再笑，她常常愁愁的望着我笑，悄悄地告訴我說她歡喜公家婆姨。接着她坐起來了，摸摸索索的下炕，準備做早飯。

我也急急忙忙起身去看變工隊出發，可是老村長回來了，他告訴我變工隊已經走了，今天到十里外的一個山頭上去刨梢，這時天還只黎明，淡白的下弦月還懸在頭頂上。

我向他表示了我對他的稱讚，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村長，他謙虛的回答我：「說不上，咱是個笨人，比不上聚園有勞動英雄年時勞動英雄，在「邊區」（延安）和別人挑下了戰，要爭取咱兩鄉做模範，咱麻塔的計劃是開一百二十垧荒地，稍大些個，皺頭手也不多，只好多操心，後晌還要上山去看看呢，抓得急點，任務就完成得快點。笨鳥先飛，咱不愛說大話，吹牛，可也不敢落後。自己的事，也是公家的事麼！」

老村長六十三歲了，就如同他婆姨所說一樣，一輩子種了五十年莊稼，革命後才有一點地，慢慢把生活熬得好了一點，已經有了三四十垧地安了莊稼，又合移攔了六十多頭羊，但他思想裏沒有一絲享受的念頭，他說：「咱是本分人，鄉長怎樣講，咱就怎樣辦，革命給了我好日子，我得聽革命的話，勞動英雄是好人，他的號召也不會錯。」因為他對人平和，公正，能吃苦，所以全村的人都服他，他們說：「老村長沒說的，是好人。咱們都聽他。」他人老了，創不了梢，可是從早到晚都不停，務瓜菜，喂牲口，檢查變工隊，他是隊長。他勸別人勤開

地，千萬別亂倒生意，一籽下地，萬籽歸倉，幹啥也頂不上務莊稼。他說：「勞動英雄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，毛主席的話是好話，毛主席給了咱們土地，想盡法子叫咱們過好光景，要不聽他的話可真沒良心。依正人就能作正人，依歪人沒下場。」

當我問他們村子裏人的情況時，他都像談到自己的子弟一樣，完全了解他，對每個人都有公正的批評和不失去希望：

「那個紡二十四個頭機子紗的叫丕不榮，有病，掏不了地，婆姨漢兩口子都紡綫，也沒兒子，光景過得不錯，心裏還夠明白，不肯多下勁，從開年到如今才紡二十來斤。不過，識字，讀得下羣衆報，我要他唸給大家聽，娃娃家也打算讓他抽點時間教教。」

說起馮實有家的婆姨，他就嘆氣，說這村上就他們幾個不肯紡綫。因為她們家光景好，有家當，勸說也不頂事。他盤算今年在村子上安一架織布機來，全村子人都穿上自己紡自己織的新布衣，看她們心裏活動。

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，麻塔村年時還有吵架的事，今年就沒有了。二十九家人有二十五輛紡車，是二鄉婦紡最好的村子，荒地已經開了一百五十垧，超過了三十垧，這數目字是鄉上調查出的，靠得住。他立有村規，要是有誰犯了規，盛在家裏不動彈，就要把他送到鄉上當二流子辦。全村子人對他領導的意見證明了鄉長告訴我的話沒有錯：「弗克萬是二鄉最好的一個村長。」

娃娃們

望兒媳婦聽到外窩裏有腳步聲音，心裏明白是誰，便忙着去搬紡車，一個穿大紅棉襖，扎小辮的女娃便站在門旁了。她把手指頭含在嘴裏，歪着頭望着那柳拐子婆姨。

「走！蘭道！到你家院子裏去。」望兒媳婦把紡車背在肩上走了出來。會意的望着這小孩子一笑。

「嘻嘻！」蘭道把手指從唇上拔了出來，扭頭就跟在望兒媳婦身後跑。她們都

聽到村長婆姨在炕上又咕咕嚕嚕起來了。她們却跑得更快而嘴却嘻得更開了。

任香也在蘭道家的院子裏等着她們。

三個人安置好紡車，便都下來開始工作。蘭道的媽媽坐在她旁邊擦鞋幫，爸爸生病剛好，啥事也不做，靠在木柴堆上晒太陽，望着他的小女子蘭道。時時在蘭道望過來的時候，便送給她一個慈藹的笑。

這女子才九歲，團團的面孔，兩顆大眼睛，睫毛又長又黑，紮一個小辮子，穿一件大紅布棉衣，有時罩一條淺藍色的圍腰。是她父母的寶貝，那兩老除了一個帶彩退伍的兒子以外就這個小女子了。她在他們的寵愛之下，意味自己的幸福，因此時時都在跳着，跑着，不安定，和滿足的笑着。

任香也有十四歲了，黑黑的臉孔，高高的鼻子，剪了髮，却非常之溫和沉靜，她和望兒媳婦，蘭道都非常之要好，每天都把車子搬到這邊院子裏來紡棉線。

本來剛剛吃過飯不久，可是蘭道紡不了幾下，便又倒在她媽媽懷裏哼着。

「媽！肚子餓了！我要吃飯！」

「不，不成！看你才紡的那麼一點點，又調皮，再不聽說就不讓你紡了，咱明日格把車子送還合作社去。」

於是她便又跳到爸爸面前，說她沒有棉花條了。老爸爸便到窰裏替她拿了來，她然後再坐到車子跟前，歪着頭，轉着車輪，唱起昨天同學會的：

「楊木車子，溜呀溜的轉……棉花變成線呀！唉喲。」

「這猴女子淘氣的很，」她媽媽又告訴我了：「平時看見這莊子的婆姨女子都紡線，也成天吵着要紡，咱不敢叫她紡，怕她糟踏棉花。今年吵的沒辦法，她大才自家掏錢買了十二兩棉花，就算讓她玩玩，不圖個啥利息，不過一個月紡一斤是沒問題，一年也能賺九斗米。頂得上她自己吃的糧……」蘭道只要看見她媽媽那愉快的笑容，就知道在說她自己，抿着嘴也笑了起來。紡車便轉得更起勁。

比蘭道還要小也在紡線的有賀光勤家金豆。金豆才七歲，頭髮散披着，垂到頸項邊，見人就羞得把頭低下去，或者跑開了又悄悄的望着人，或者等你不知覺

時猛然叫一聲來吓唬你。可是她也一定要紡線。看見蘭道有了紡車，便成天同她媽吵。她媽忙得連替她去領車子的時間也沒有。等着她媽一離開車子她便猴在那上邊，她紡得並不壞。我去看她們的時候，賀家的正在勒柳樹葉，她赤着腳盤坐在炕上紡線線。

「咱們金豆的線線可紡得好，明日格送到延安做公家人去吧，要做女狀元的啦。」她媽一邊拾妥屋子，一邊笑着同我說。我便也順着她逗金豆玩：「對，明日跟咱們一道去延安去，你媽已經應承下啦！」

金豆回過頭來審視了我們一下，便又安心去紡了。

上邊窖裏還有一個十一歲的三姐，瘦瘦的，不說話，閃着有主張的堅定的眸子，不停手的紡着。紡線對於她已經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了。年時她死了爸，留下她媽，五歲的小妹妹和她自己。她拾柴，打掃屋子，喂豬喂雞，紡線線，今年已經紡了八斤花了。她全年的計劃，別的不算，是四十斤花。按七升一斤計算可得一石八的小米，可以解決她的一切用度還有多，她才十一歲，比蘭道高不了很

多。可是已經是一個好勞動了。她是她媽得力的幫手，全村的人都說這娃成。

看誰紡的好

還是前年的時候，老村長到南區合作社領了第一部紡車給他婆姨，這時全村只有一個從河南來的瞎老婆子會紡，他便被請到村長家裏來當教員了。這事真新鮮，村子上婆姨們都來瞧，村長就勸說，大家也便拿這車子來學，一下便會了六七個人，一連串大家都去領紡車。紡線的熱潮就來了。這時的工資是紡一斤線棉花，紡五斤線，合作社還獎一條毛巾。大家都嚷着利大的很，冬天都穿了新棉衣，也換了被頭。去年紡的人便更多了。可是今年大家都有了意見，工廠爲提高質量把線分成了幾等，要頭等線才能拿一斗米的工資，而紡頭等線的人實在太少。雖然南區合作社又替他們想了辦法：只要你入股一萬元，便可借到棉花三斤。紡成了線，加點工資仍可換到一疋四八布。不特同去年一樣的換布，而且還有紅利可分。村長婆姨第一個入了股。別人也跟着入了股。可是大家仍要說工廠